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 论农业

〔古罗马〕 M.T.瓦罗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论 农 业

〔古罗马〕M. T. 瓦罗 著

王家绶 译



商 籍 中 书 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 农 业  
〔古罗马〕M.T.瓦罗 著  
王家绶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371-8/F·293

---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字数 151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6 1/2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 8.70元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BAB18/2

## 译者前言

瓦罗的《论农业》是西方著名的古典农业文献之一。这部著作忠实地记录了公元前一世纪意大利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侧面,提供了不少比较真实和饶有趣味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当时人类社会(西方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生产实践状况,当然也可用以和我国同时期的生产实践状况作一番比较,因此,无论对西方古代史的研究,还是一般经济史、农业史的研究,这部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讲农业技艺方面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在两千年前只是一部实用的科技读物。今天译它的意义主要在文献史料方面,它比我国最早的一部巨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篇还早将近四百年,约当西汉时期。

关于本书的作者的资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列阿提人,生于公元前 116 年,曾在罗马向埃·斯蒂罗等人学习。他在政治上是庞培派,反对过恺撒,后来得到恺撒的宽恕,此后就一直从事著述,公元前 27 年以高龄去世。其他情况略见于英译本引言中的简要叙述,这里不重复了。

本书根据劳埃德·斯托尔—贝斯特的英译本(伦敦 1912 年版)译出,择要采用了这个译本的注释,一些烦琐的语义考证或内容过于浅近的注释删除了。

这部译稿的初稿完成于 1961 年。1963 年俄译本问世,我又对照译本,对英译本个别含混之处作了研究。1964 年我再次从头校阅一遍,又补充了一些俄译本的注释,1965 年脱稿。以后便是十

年动乱，译稿也跟着沉睡了十年。1976年以后，我再次校阅了译稿，现在把它献给读者。

译者水平有限，虽然主观上力求做得完美些，但力不从心，错误、疏漏之处必定难免，恳切希望读者加以指正。

译 者

1979年国庆前夕

# 目 次

英译者序 .....	5
英译者引言 .....	7
第一卷 农业	
第一章 引言 .....	17
第二章 农业的目的和范围 .....	20
第三章 农业是一种技艺 .....	29
第四章 四个要素 .....	29
第五章 农业科学的分科 .....	31
第六章 土地 .....	32
第七章 地点 .....	33
第八章 论葡萄的修剪 .....	35
第九章 农地 .....	37
第十章 土地的测量 .....	39
第十一章 农庄上的建筑物 .....	40
第十二章 农舍的位置 .....	41
第十三章 农庄的院落和房屋 .....	42
第十四章 篱笆和围墙 .....	44
第十五章 以树为界 .....	45
第十六章 一座农庄的四邻 .....	46
第十七章 农庄的设备——奴隶 .....	48
第十八章 农庄上人员的数量 .....	49
第十九章 关于生产工具(半哑的) .....	52
第二十章 牛和牵引牲畜 .....	52



第二十一章	狗和四脚家畜	54
第二十二章	生产工具(不会说话的)	54
第二十三章	农作物	56
第二十四章	橄榄和植树	57
第二十五章	葡萄树	58
第二十六章	葡萄园	59
第二十七章	时令和季节	59
第二十八章	一年的划分	60
第二十九章	第一分季(八个分季的第一季)	60
第三十章	第二分季(八个分季的第二季)	61
第三十一章	第三分季(八个分季的第三季)	62
第三十二章	第四分季(八个分季的第四季)	63
第三十三章	第五分季(八个分季的第五季)	64
第三十四章	第六分季(八个分季的第六季)	64
第三十五章	第七分季(八个分季的第七季)	65
第三十六章	第八分季(八个分季的最末一季)	65
第三十七章	月亮和一年的六部划分	66
第三十八章	施肥	67
第三十九章	繁殖的方法	68
第四十章	播种、栽培和接枝	69
第四十一章	接枝和插枝	72
第四十二章	播种紫花苜蓿	73
第四十三章	树状的紫花苜蓿	73
第四十四章	一般庄稼	74
第四十五章	植物的生长	75
第四十六章	植物的习性	75
第四十七章	作物的管理	76
第四十八章	谷粒	76
第四十九章	干草的收获	77

第五十章	收割	78
第五十一章	打禾场	79
第五十二章	打谷	79
第五十三章	拾落穗	80
第五十四章	酿酒	80
第五十五章	橄榄制品	81
第五十六章	储备干草	82
第五十七章	谷仓	82
第五十八章	储藏豆类和葡萄	83
第五十九章	储藏苹果	83
第六十章	食用橄榄	85
第六十一章	橄榄汁	85
第六十二章	保存和消费	85
第六十三章	谷物出仓	86
第六十四章	橄榄汁的制造	86
第六十五章	酒	86
第六十六章	白橄榄	87
第六十七章	胡桃、枣、无花果	87
第六十八章	吊果	87
第六十九章	出售的农产品	88

## 第二卷 家畜

引言	91
第一章 牧畜: 它的起源、声誉和实践	93
第二章 绵羊	103
第三章 山羊	109
第四章 猪	113
第五章 母牛和公牛	120
第六章 驴	127
第七章 公马和母马	129

第八章 马骡和驴骡 .....	134
第九章 狗 .....	136
第十章 牧人 .....	140
第十一章 奶和羊毛 .....	143

### 第三卷 小家畜

第一章 引言和献词 .....	149
第二章 各类的别庄 .....	152
第三章 别庄以内饲养的家禽 .....	158
第四章 泛论鸟类 .....	161
第五章 鸚鸟 .....	162
第六章 孔雀 .....	168
第七章 鸽子 .....	169
第八章 斑鳩 .....	173
第九章 鸡 .....	173
第十章 鹅 .....	179
第十一章 鸭 .....	181
第十二章 养兔场 .....	182
第十三章 野猪和其它四脚兽 .....	185
第十四章 蜗牛 .....	186
第十五章 睡鼠 .....	187
第十六章 蜜蜂和养蜂场 .....	188
第十七章 鱼池 .....	199

## 英译者序

瓦罗《论农业》(Rerum Rusticarum)的这个英译本是以凯尔(Keil)的袖珍本为蓝本的,凯尔的本子是目前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本子,也是学者最容易得到的本子。在许多章节中,我大胆提出了一些有别于这位伟大学者的看法,这些地方我都在注释中指明并作了充分论证。为了说明我对原文所提出的许多改动,我要指出,凯尔本人承认他不过是恢复了公认是残缺不全的原本文字,作了一些确切无疑的改正,并且为进一步的校订扫清了道路。

在翻译拉丁文时,我把握的首要的一点是确切,就是说,要用英语表达出瓦罗实际上用拉丁语讲的话,而不是设想,假如他用英语写的话,他应当或是可能怎么说。把原文铺陈润色成为优美的译文,这在原作者并无此种优美风格的情况下,其实是不妥当的。作者的价值主要在其作品内容可贵,但其文字却十分难于理解。

对其他译本,我根本没有借鉴。我所熟悉的,如尼撒尔的法译本,帕迦尼的意大利文译本和克拉克的英译本(1800),这些都说不上好,而且是由一些对瓦罗的特殊的古旧用语显然是陌生的译者译出的。

注释是以独立地考察瓦罗所采用过的原始资料和那些引用过瓦罗的作者的著作为出发点而编写的,虽然,读者还可看到,我是完全不受约束地采用了新老注释家的意见的。我谨向为我引用其著作的著者,致以谢忱。

显然是过多的说明材料均予删弃,因为大家知道,这部书不仅提供给学者来论定,而且面向普通读者乃至实际的农民。为便于

那些“对拉丁文知之不多而对希腊文了解得更有限”的读者，译者又从加图、科路美拉的著作、《农业全书》等等中译出饶有普遍趣味的章节以飨读者。……

这里谨向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院长阁下致以谢忱，感谢他慨然允诺我利用巴底亚图书馆丰富藏书的雅意；向帕德雷·贝内德托·德尔·格雷科先生致以谢意，感谢他指引瓦罗的别庄和他在卡西诺的鸟舍的遗址，并对许多地志上的难点予以富有价值的解说；向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致以谢意，因它允许我利用它的藏书，这些书是我很难或竟完全不能从别处得到的；最后，仅向慷慨、热心的出版者贝尔父子公司致以谢忱。

## 英译者引言

说来奇怪，在瓦罗大量的遗作中——他在给《海布多玛底》(Hebdomades)作的序言中告诉我们，他已八十四岁了，写过四百九十卷书——这部《论农业》是留给我们唯一的一部算是比较完整的著述。《拉丁语论》(De Lingua Latina)有二十五卷，目前只剩下六卷，破损得很厉害，而他的所有其他著述——诗歌、讽刺诗、文学评论、文法、语言学、科学、历史、教育、哲学、法律、神学、地理学、考古研究——除一些断简残篇为迪昂尼西乌斯、普林尼、盖利乌斯、马克罗比乌斯及基督教护教论者所保存外，其余全部佚失。其作品质量不高，这一点无需感到奇怪，但整个古代对其不可比拟的价值，意见是一致的；在科学和文学的许多领域里，无论生前还是他死后数百年间，他都是最高权威。教他文法、考古学和神学的大师埃利乌斯·斯蒂罗和尼基迪乌斯·费古路斯，在他活着时的硕大身躯旁都变成了侏儒，而当他逝世之后，他的声誉世代相传与日俱增，“所有学者众口一词誉之为人类中最有学识的人”。在黑暗时代(中世纪)他的伟大的形象在阴暗中显现，而在文艺复兴的曙光中佩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歌颂他为罗马的第三大人物，把他与西塞罗和维吉尔并列：

Varrone il terzo gran lume Romano.

确实难以理解何以他只有如此少的一部分作品得以逃脱掉死神维娜斯之手？这位大神只放过了一部比较小的作品，而且是当瓦罗已成为一位老人，“打点好行囊准备离开这个世界时”写成的作品。一部伟大的著作，也许是他最伟大的著作，在所有其他作品中

现代人无疑将首先愿意选出来保存的——人和神的古代史 (the Antiquities Human and Divine), 四十一卷——流传几近一千四百年, 然后在一家当铺里消失, 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佩特拉克在他的一封“致赫赫有名的死者的信”(那是写给瓦罗的)中说, 他曾一度有过这些书, 而这些书的遗失曾使他陷于永恒的渴望和悔恨的折磨中。他曾把这些书借给了他的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在贫困的压力下典当了这些书, 而在这些书能够被找到并且赎回之前他就与世长辞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这些书的下落。我们的这部《论农业》也几乎经受了相似的遭遇, 虽说十六世纪流传着《论农业》的几种抄本和印本, 它们的字迹严重残缺损坏, 往往难于理解——这些都来自一部非常古老的手抄本, 这个手抄本当时保存在佛罗伦萨的圣·马可图书馆里, 而在十七世纪失传。幸亏安哲罗·波利蒂安(1482)和佩特鲁斯·维克托利乌斯(1541)保存有原本的文字, 这样伟大的德国学者凯尔才能于近年使我们得以见到这样一个相当好的、有价值的版本, 看来人们有可能通过推测性的校订而对之大大加以改进。

这样, 由于《论农业》成为所有拉丁作家中最勤奋、最渊博、最著名(除去两个例外)的人物所写的, 实际上是完整地传到我们今日的硕果仅存的著述, 所以就值得我们详细地考证一下它创作的情况。公元前46年, 瓦罗当时已七十岁, 从政治舞台隐退, 而在同恺撒和解以后, 恺撒待以上宾, 分配给他适宜的工作, 于是瓦罗以全部精力投身于著述。此后他又活了近二十年, 其间发表了伟大的理论著述之一《拉丁语论》(约在公元前45年, 这部书是献给西塞罗的)以及许多小部头著作, 如《海布多玛底》(公元前32年)、《教养之书》、《罗马人民史》等等, 这些书的目的在于实用, 同时打算普及科学知识或是激发未来一代人的爱国热情。这部《论农业》则属于第二类。这是一部实用手册, 特别为他的刚刚购置一处庄园的夫人

丰达妮娅写的，一般说来这部书也着眼于给后人看的，可能企图说服国人回到那“神圣的农村”，过那种“不仅是最古老，也是最完美的”生活(iii, 1, 4)。虽说这个目的是奥古斯都时代早期多数伟大作家有过的想法，可是看来没有证据支持这样一个常见的论点，即瓦罗的作品系受命于屋大维而作，也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即屋大维在公元前 36 年，正当瓦罗写《论农业》时，竟会充分考虑到用和平的技艺使他用武力夺取过来的一个国家恢复生机。

《论农业》这部书是在瓦罗八十岁时写的，并且好象和他的前几部著作是在同一个地方写的 (Cic. Phil., ii, 40)，就是在他卡西诺姆的农庄上，也就是他第三卷里提到的那个“博物馆”中，紧挨着他详细描述过的著名的鸟舍(iii, 5, 9, 等)。庄园的遗址至今仍可见到，沿拉庇多河有四分之一多英里。卡西诺姆的居民指着一片面向拉庇多河中的一个小岛的灰色的破碎的砖石建筑物说，这就是他的工作室和去世的地方，因据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 (viii, 7) 所说，M. 瓦罗在这张卧榻上去世时，结束了他的崇高的业绩。

这部作品当时的目的在于实用，不过也很注意其文字方面，因为象加图那样对农业这个主题的作品，只把往往是互不联系的零散事实随便凑到一起而还希望找到读者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因此瓦罗采用已为西塞罗在其修词学和哲学论著中用得流行的那种方式，并且通过真人之间的假想对话展开了辩论，也象西塞罗那样，注意避免时代错误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每一卷中的对话都衬托着一个适合的背景，一个单独的引言、献词和它自身的小小的情节。时间和地点都是经过细心选择，在多数情况下对话者的姓名都暗示着讨论的主题。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必须承认，它并非十分成功，语言有时零乱不整，时而出现短促而又佶屈聱牙的句子，时而出现冗长又常是不合语法的句子；会话变成演说，根本欣赏不到西塞罗的那种优雅自如或是科路美拉那种优美的明快。可是却



有这样多干巴巴然而尖刻的幽默，刚毅坚强的爱国热忱，强烈的感情，而且随处有真正的诗，至少含有诗意（例如卷三中对蜜蜂生活的描述），城市和农村田园生活的一幅幅小小的画图是如此的生意盎然，不由得使人感到没有一部写得更好的作品也可以了。此外，瓦罗的文体有其本身的某种风趣、生动，人们读了就会喜欢它，对它进一步钻研，始而使人感到惊奇，终于爱上了它，即使说文字粗糙、晦涩也并无影响，他的文字风格跟他的伟大的朋友和对手的平易流畅截然不同。

作为一部科学论著，《论农业》公认有显著的优点。为了写作这部书，瓦罗运用了渊博的学识，实践经验以及从旅行许多国家获得的有关这一主题知识的第一手材料，并把这三方面汇集的资料加以鉴别、提炼、整理。尤其令人惊异不止的是采用方法的完整，就这一点而论，即使在今日也难于把这些材料组织得如此精密和清晰。瓦罗把他的那些复杂而又难于驾驭的主题区分得自自然然，分类有条不紊、十分科学，剪裁合乎逻辑而且通篇首尾一贯、一气呵成。现代的农民能否从瓦罗的著述中获得任何益处，这是农业专家的问题，但是毫无疑义，这些操作方法是通过对最富于实践的民族的千百年来逐步地精心制定的，而且十分成功地得到了运用，直到意大利的农业受到外国的竞争（还有其它因素）的影响而被摧毁为止，这一点必须认清。这些方法瓦罗是费了很大力气来描述的，因此，我们通过他得到一幅在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庄园的非常清晰的图景。同时还有许多是值得注意的有趣的事实，如高卢地方使用泥灰作肥料，使用植物炭代替盐，使用储粮的地窖，花色鹅的不完全的驯化，野生状态的牛、马、山羊、绵羊和鸡的分布，当时在意大利发现的本地产牲畜的形态与今日在那里生长的牲畜的形态之间的差别，凡此种，以及许多其它的论述，看来都应受到自然科学家比以前更多的重视。

顺便说一下，在这几卷有关农业的书中还生动地描述了罗马极少数人所拥有的大量财富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穷奢极欲，选举中的骚乱和腐化，暗杀的频繁，粮食价格，栽培向市场出售蔬菜的菜圃，农庄的平均收益，宁愿临时雇工而不使用奴隶——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许多新奇的事情在这几卷关于农业的著述中都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和说明。

第一卷，关于农业本身，开始是全书的一篇引言，接着叙述处理这一主题的方法。全书是献给他的妻子丰达妮娅的。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瓦罗对舞台背景的精心设计。第一卷讲土地的耕作，背景是在提勒斯（土地）神殿，而时间则是播种节。丰达妮娅这个名字暗示田庄，别的名字如营造官丰迪里乌斯以及对话者之一，瓦罗的岳父丰达尼乌斯也是这个意思。阿格里乌斯、阿格拉西乌斯（与土地有关联）和斯托罗（吸枝）则是其他对话者的名字。

第二卷谈论牛、马、猪、绵羊等等，因此这一卷就献给图尔拉尼乌斯·尼格尔（在翁布里亚，其名是牛的意思），对话者则有瓦克奇乌斯（母牛），他谈话的主题就是牛；阿提库斯，他论述的是绵羊（阿提克绵羊是一个良种）；斯克罗法（母猪），议论的是猪。地点大概是伊皮鲁斯，因为那里饲养良种的牛，时间则是牧人节，是伟大的牧人节日，又是罗马城的誕生日（罗马是由牧人奠基的）。

第三卷谈的是罗马人所谓的家禽饲养，在庄园附近饲养诸如鹌鹑、画眉、母鸡、孔雀、珍珠鸡、兔、蜗牛、睡鼠、鱼和蜜蜂，因此这一卷献给了克温图斯·皮尼乌斯（其姓作羽翅解），麦路拉（画眉），他谈论的是鹌鹑和画眉；阿皮乌斯（拼写与“蜜蜂”这词相似），他谈论的是蜜蜂。本卷出现的其他名字有费塞利乌斯·帕沃（孔雀），米努西乌斯·皮卡（椋鸟）和佩特罗尼乌斯·帕塞尔（麻雀）。读者会相信，这种粗犷的文体，乡土风味很重的质朴的语汇——象用了一些如 *tabani*，缩小词如 *satulli* 等等之类的

词,都是为了和主题和谐一致而细心选择的,并且作者打算如实地表现出罗马乡绅的日常谈吐。由于存在这一前提,因之我们也不幸看到了他保留下来的所有作品中的粗糙、混乱和不成样子,也许只有象梅尼皮埃那样的早期作品算是例外。道理恐怕是瓦罗过分崇拜古器物上面的“可敬慕的铜锈”,同时也由于过多地考虑、摘抄恩尼乌斯以前作家的文章从而毁坏了自己的文体,因为这些作家根本不关心用散文体写的作品的形式,于是在《论农业》里还保存着大量当时的乡土词汇和常用谚语,其文体之生硬和枯燥由瓦罗从一个在拉丁文中还没有过散文体的时代而流传下来。这种文体的粗犷常常引起古人的注意。昆提里安指出过这一点,奥古斯丁在《天主之城》(De Civ. Dei, vi, 2)里论述瓦罗时写道,“虽说他没有语言文字的美,可是他博学多闻,文章里智慧的箴言比比皆是,以致在我们称之为世俗的,而异教徒称之为自由的整个知识领域中,他在讲求实际的学者眼里被认为知识渊博,就象西塞罗在文体爱好者眼里显得韵味无穷一样。”可以肯定瓦罗作品的艰涩难读——圣·奥古斯丁(xix, 1)不得不常常重述他的文字——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只有这么少量的著作流传下来,而那些用了瓦罗作品中的事例,重新写过,更加优美地表现了它们的文章,人们自然就喜爱读了。由于指明了这一点,我们就无需再征引以下的故事。故事大概是马基雅弗利或是卡但编造的,即格列高利大帝为了掩盖奥古斯丁剽窃瓦罗的作品,竟然下令把瓦罗的作品焚毁。

从西塞罗的信(Ad Att., iv, 16 等处)中可以看出,在他那些以会话形式写成的著述里,他很注意避免时代错误,避免引进任何根本是莫须有的事情来使读者吃惊。那些参与对话者都是实有其人,知名人士,而且每一句话都跟他那早为大家所熟悉的个性一致。我们根本找不到虚构的人物和对历史的歪曲。我们可以充分肯定,更为精确更少虚构的瓦罗也是同样地注意这些的,而且在

《论农业》中我们见到的这一班人，无一不曾是活生生的真人，都曾是他的熟人或朋友，他就是用这些人的真实性格塑造了他们。确实，西塞罗的书信使我们对其中不少人已很熟悉了；比如阿提库斯和阿格里乌斯、阿皮乌斯、C. 丰达尼乌斯、考西尼乌斯、阿克西乌斯——这些人对瓦罗的本文常常成为一个带启示性的注脚。举例说，阿克西乌斯这位元老被瓦罗幽默地描绘成一个一心一意想捞钱的人；在西塞罗笔下，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放高利贷者；在第二卷第二章，瓦罗这样写阿提库斯，“他那时（公元前 58 年）叫庞波尼乌斯，而如今（公元前 36 年）称为凯奇里乌斯”；现存有一封西塞罗庆祝阿提库斯被过继并承受遗产的贺信（Ad Att., iii, 20）；在第三卷第二章，阿皮乌斯提醒阿克西乌斯，就在几天前，他在列阿提的阿克西乌斯的家里作客，而他的这次拜访是跟因特拉姆纳人同列阿提人之间的争论有关；而西塞罗（Ad Att., iv, 15）却详细地说清了全部情况，当时他是列阿提人的诉讼代理人，他跟阿克西乌斯在一起（*vixi cum Axio*），因此，西塞罗和阿克西乌斯同在一家作客。这封信附带地把这一卷为假想对话所规定的日子确定了下来，同时也把其中描述的营造官选举的日子肯定了，那就是公元前 54 年 7 月。在这次选举中瓦罗和阿克西乌斯（iii, 2）被说成在市会堂借个阴凉躲避烈日；西塞罗（Ad Q. F., iii, 1）则说他记不得有没有比 54 年的这个夏天更热的了。在这一卷再往后一点，瓦罗提到了一个关于乌米迪乌斯和菲利普斯的“鱼的故事”，这个故事活龙活现地说明了菲利普斯的性格跟西塞罗笔下所刻画的一模一样，而关于看财奴乌米迪乌斯，就跟荷拉提乌斯提到的一个样。后者或他的子女，瓦罗本人可能认识，因为乌米迪乌斯在卡西诺姆住，而那里有瓦罗的庄园。有一位乌米迪娅为卡西诺姆人盖了一座剧场，至今还在，这件事为一篇如今保存在蒙特·卡西诺的巴迪亚的铭文所证实。

这些例子说明瓦罗在确定对话背景时所显示出来的纤细无遗的精确性。他大概先确定每一卷中会话的年份，然后根据他的笔记来安排这一年的事件和人物，选用那些其情况和姓名同农业这一主题谐调的人——因为对这些事情瓦罗比对甚至双关语更喜欢。读者无需对其发现人物姓氏如此成功地切合本题一事感到不胜惊奇，因为很大一部分罗马人的名字是同农庄上的动植物有关联的。

本书第一卷中会话的地点、时间，如我所说，瓦罗已交待得很清楚，可是从行文中还找不到证据确定在哪一年。但是从对科尔基拉的暗示，并且舰队也在那里，如果象多数注释家所认为的，这里谈的是公元前49—48年的大规模内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它一定是在这一时期以后。我则认为，这个时期是瓦罗在庞培麾下对海盗作战的日子。第二卷会话的时间是清楚地确定了的，瓦罗说那正是当他统率狄罗斯和西西里之间的舰队进行反海盗之战(公元前67—66年)的时刻。假定的时间是牧人节(4月20日)，但是地点还不肯定。现在我认为地点是在伊皮鲁斯的某地，因为瓦罗(见引言)说过他的这部分对话材料是得自在伊皮鲁斯拥有大牧场的人们，而那儿正是以牛著称。

第三卷的会话如上所述，发生在玛尔斯广场的市会堂，正当公元前54年，营造官选举之时。

瓦罗所参考的资料是不胜枚举的。在第一卷和引言中他作为参考资料推荐给他妻子的就有五十位希腊作者：第一卷中他经常引用的权威作品是加图的著作、撒谢尔纳的预言书和提奥弗拉斯图斯的著作，第二卷是色诺芬、亚里士多德、马戈以及他同时代的特来米里乌斯·斯克罗法的著作；第三卷经常引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瓦罗自己的著述此后不久就成为有关这一主题的第一流的权威，而且成为以后论述农业的作者——维吉尔、科路美拉、

普林尼、帕拉迪乌斯——的主要根据，同时作品的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全书》的编者以及迟至十三世纪的佩特路斯·克来森提乌斯所重述或翻译。



# 第一卷 农业

## 第一章 引言

我亲爱的丰达妮娅<sup>①</sup>，如果我有闲暇，我是会把这篇论文写得更漂亮些的，可是既然没有闲暇，我就只能象个时间紧迫的人那样去做了。人们说，一个人就象个气泡一样；如果真是这样，这个说法对老人必然更加如此了。我已经八十岁了，这就提醒我，必须打好行装，随时准备离开这个世界。

既然你买了一处地产，又想利用它经营获利，同时你又要我关心这件事，因此，我将尽我所能，试试看吧。这样做是希望我的意见不仅在我生前，而且在我死后，也仍能对你有用处。西比拉的预言<sup>②</sup>不仅帮助过她同时代的人，而且帮助了她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千百年之后，每当出现什么朕兆，而我们需要知道应当如何对付才好的时候，就正式向她的预言书求教。所以不能说，甚至在我有生之年，我也一点帮助不了同我亲近的人们。

---

① 丰达妮娅是本书作者瓦罗的妻子。本书第二卷引言中再次提到她。她的父亲盖乌斯·丰达尼乌斯，本卷对话者之一——和瓦罗一样，也出身平民家族——是公元前72年的保民官和司路官。西塞罗给他的弟弟的信里所提到的那位朋友可能就是这个人丰达尼乌斯。

② 西比拉是小亚细亚的一个自称代神发言的女巫，传说她经常在各个城市、国家之间巡游。人们认为她的主要居住地是小亚细亚伊奥尼亚湾沿岸地带的城市埃律特莱。她的预言从那里传入库麦，再从库麦传入罗马。她的形象逐渐有了怪异的特征，她的年龄是以千年来计算的。人们以她的名义编了许多预言书，这样，一个西比拉就变成了许多西比拉。（俄译本注）



因而，我就想写三卷书作为你的指导。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你如果需要详尽了解农业经营方法，都可以拿它来参考。人们说，由于诸神愿意帮助那些对他们表示适当敬意的人们，所以在开头的时候，我不是象恩尼乌斯和荷马那样，召请列位缪斯女神，而是召请组成上天元老院的那十二位大神。我指的不是站在广场上男女各半的贴金的十二位漂亮的城市神<sup>①</sup>，而是专门指导农业的十二位大神。

按照顺序，我首先召请朱庇特神和提勒斯神，这两位神用天空和大地养育了农业的各种果实，而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朱庇特被称为“父亲约维”，而提勒斯被称为母亲大地（因为据说他们是万物的父母）。其次是日神和月神，因为播种和储藏谷物都要按照它们的时节。第三是色列斯和利倍尔，你看他们赐予的果实是人们为维持生存所特别需要的，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力量，食物和饮料才得以从农庄上产生出来。第四是罗比古斯<sup>②</sup>和佛洛拉<sup>③</sup>，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恩惠，各类谷物和树木才能免遭虫害，而且能够随季节繁荣生长。由于这个缘故，国家为罗比古斯制定了罗比伽利亚节<sup>④</sup>，为佛洛拉制定了佛洛拉里亚赛会<sup>⑤</sup>。同样地我还要敬奉密涅尔瓦和维娜斯，因为前者守护橄榄园，而后者守护果园。为了向维

① 他们的名字见于恩尼乌斯的两句六音步诗：“优诺、维司塔、密涅尔瓦、色列斯、狄维娜、维娜斯、马尔斯、麦库留斯、约维、涅普图努斯、沃尔卡努斯、阿波罗。”立着他们雕像的殿堂，位于罗马广场的西北角，卡庇托林山的山脚下。这一殿堂是1834年才发现的。公元367年罗马市长官阿戈利乌斯·普拉埃特克斯达图斯按照他们古时的样子恢复了这些神像，至今在那儿仍能读到的铭文就是这么记载着的。

② 罗比古斯（男神）和罗比古（女神）是虫害神或霉神，人们向他们奉献牺牲是为了不使他们挨近谷物。

③ 佛洛拉是古意大利的女神，是繁茂生长的植物的保护神。

④ 罗比伽利亚节是因罗比古斯而得名的节日。人们在种植谷物的田地附近向这个神奉献牺牲，是为了不使谷物发霉（参见瓦罗：《拉丁语论》，vi,16）。这一节日的时间是4月25日，也就是在谷物抽穗之前的时候。（参见普林尼：《博物志》，xviii,14）红色的小狗被用来作为向这个神奉献的牺牲。

⑤ 这个赛会是从4月28日到5月2日。

娜斯致敬，国家制定了“农村维娜里亚节”<sup>①</sup>，最后我要向林帕和好运神<sup>②</sup>祈求，因为没有水，一切农活儿都将会难以取得成果而又无法施展工作，如果没有好运，如果不顺遂的话，那么农活儿将会是一种妄想和白费气力。

所有这些神我都召请过了，下面我就要把最近我和其他人有关农业实践的谈话重新记录在这里。你会在这些谈话中找到你所需要的实际知识；但是这里没有谈到的东西，你将来可能需要它们的指导，所以我就把那些希腊著作家和拉丁著作家的名字列举出来，这样你就可以从他们的著作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了。

就农业的不同部门，用希腊语写作专门论著的作家，人数总在五十以上。不管就任何一点你想得到一些材料的时候，你都可以参考他们的作品。他们是：西西里人希罗和阿塔路斯·菲罗米特尔<sup>③</sup>；在哲学家当中有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的门徒色诺芬；在逍遥学派的人们当中有亚里士多德和提奥弗拉斯图斯；有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齐塔斯，还有雅典人安菲洛库斯，塔索斯人阿那克西波里斯、列姆诺斯人阿波罗多洛斯、马路斯人阿里斯托芬、库麦人安提戈诺斯，希俄斯人阿加托克利斯，培尔伽姆人阿波罗尼乌斯、雅典人阿利斯坦德鲁斯、米利都人巴奇乌斯、索罗斯人比昂、雅典人凯列斯提欧斯和凯列阿斯、普列涅人狄奥多洛斯、科洛彭人狄昂、尼凯亚人狄奥帕尼斯、罗得岛人埃披盖涅斯、塔索斯人优阿贡、两个优普罗尼乌斯——一个雅典人，一个是安菲波里斯人——，马洛涅亚人赫戈西阿斯、两个美南德——一个是普列涅人、

① “农村维娜里亚节”是在8月19日。这时人们向维娜斯神殿举行祭礼——而在这一天里，果园被置于这位女神的保护之下，经营果园和菜园的人休假一天（瓦罗：《拉丁语论》，vi, 16）。

② 好运神谓之好运，特别指农业方面的好运。普林尼在《博物志》(xxxiv, 8)里指出，在罗马有这个神的神像，他右手拿着一个盘子，左手拿着一苗谷穗和一株罌粟。

③ 阿塔路斯·菲罗米特尔公元前138—133年在位，是培尔伽姆的国王，他曾经亲手在自己的园子里耕种主要是有毒的植物。（俄译本注）

一个是赫拉克利亚人；此外还有马洛涅亚人尼凯西乌斯和罗得岛人佩提昂。

在其他那些我不知道其诞生地点的人们当中，有安德罗提昂、埃斯克里昂、阿里斯托美涅斯、阿提那戈拉斯、克拉提斯、达迪斯、狄欧尼修斯、优皮同、优波里翁、优布洛斯、吕西马库斯、摩纳西阿斯、美尼斯特拉图斯、普伦提帕涅斯、佩尔西斯、提欧披洛斯。所有上述的作家都是用散文写的。有些人则用诗体论述同样的题材，象阿斯科拉人赫西奥德和以弗所人美尼克拉特斯就是。

比所有这些作家更加有名的是迦太基人马戈。这位用布匿语写作的作家，把先前分散在不同的专论中的材料，搜集在二十八卷著作里。乌提卡人卡西乌斯·狄欧尼西乌斯曾把这二十八卷译成希腊语二十卷，并把它献给行政长官塞克斯提里乌斯，而在这二十卷书里，他介绍了许多取自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希腊著作中的材料，同时把马戈的著作压缩了八卷。比提尼亚人狄欧根尼又把这二十卷精简为实用的六卷，并把它献给国王戴欧塔洛斯。我打算比他还要简略，我是想用三卷书来论述这个题目——第一卷讲农业本身，第二卷讲家畜，第三卷讲家禽的育肥，因为凡是我认为不属于农业范围的事物，我都不把它们包括到这一论著之内。因此首先我就想说明应当删除的是什么，然后再根据其自然的分类论述主题，我的论述有三个来源，一是从我自己的农庄里来的个人体验，一是我所读过的书，一是我从专家那里听到的东西。

## 第二章 农业的目的和范围

在播种节<sup>①</sup>的时候，我正在提勒斯的神庙里，我是应神庙的住

---

<sup>①</sup> 播种节是在下种之后举行的一个农村节日，时间要由司祭宣布。一般是在1月。在节日里人们向色列斯和提勒斯奉献牺牲，此外还举行祈求丰收的祷告。

持 (Aeditumus) 的邀请到那里去的。我们的祖先教给我们这样称呼他,可是我们那些自作聪明的哥儿们却纠正我们,要我们称他为 *Aedituus*。在那里我碰到了我的岳父盖乌斯·丰达尼乌斯,一位苏格拉底学派的罗马骑士 C. 阿格里乌斯和包税人 P. 阿格拉西乌斯。他们正在看画在墙上的一幅意大利地图。我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播种节”肯定不会把你们这些有闲的老爷们吸引到这里来,就象它通常吸引我们的父祖们那样!

阿格里乌斯说,我想我们到这里来,其理由和你到这里来是一样的,是由于受到了住持的邀请,如果我说对了的话——你点头已经表示我没有说错——那么你就务必和我们一道等他回来,因为负责领导这座神庙的营造官派人把他召去,他还没有回来,不过他留下话说要我们等他。因此,当他还在道上的时刻,我们只有象一句老话所说的那样:“罗马人坐着不动就胜利了。”<sup>①</sup>

阿格里乌斯说,这意见很好,俗话说,一次旅程当中最长的一段是快到大门口的那一段,他说着就立刻移向靠近门口的凳子那里去就座,而我们也跟过去了。

当我们坐下的时候,阿格拉西乌斯说,你们这些走过很多地方的人,可曾见过有比意大利耕作得更好的土地没有?阿格里乌斯说,我的意见是,任何地方的土地都不如意大利垦殖得这样多,使地尽其用。首先,埃拉托色尼斯<sup>②</sup>曾把世界分为南北两半(这是最自然的划分);由于北部毫无疑问比南部更有益于健康,而更加有

---

① “罗马人坐着不动就胜利了”是对汉尼拔作战的法比乌斯·孔克塔托尔的话。(参见李维, xii, 39)

② 埃拉托色尼斯,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约公元前 275—公元前 195)。公元前 247 年左右曾被托勒密三世召至亚历山大里亚担任图书馆长。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尤精通地理学。他的三卷的《地理学》在当时是一部名著。但他的著作只有若干断片保存下来。他和当时把世界分为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的人的意见不同,他主张“根据自然条件”把世界分成南北两半:亚细亚和欧罗巴,把阿非利加视为欧洲的一部分。

益于健康的地方也就是更加有利于生产的地方，因此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处于北半部的意大利本来就是比亚细亚更加适合于耕作。因为，首先，意大利是在欧罗巴；其次，欧罗巴的这一部分又比它的腹地温暖；腹地，则几乎常年都是冬天。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在北极圈和北极——天轴——之间的地区，连续六个月看不到太阳。人们还说，因此，在大海里甚至无法航行，因为大海都结冰了。

丰达尼乌斯说，你们以为在那里可以生长出什么东西来，或是种出什么东西来么？要知道帕库维乌斯<sup>①</sup>的话是对的，他说过，“如果永远是白天或是夜晚，则大地上的一切果实就要由于灼热或是寒冷而毁灭了！”在我看来，甚至在世界上昼夜合理交替循环的这一地区，夏季白天如果不睡一觉的话，都感到日子无法过下去。因此，在世界上半年白天或半年黑夜的那个地区，播种、生长或收割又怎么可能呢？

意大利的情况和这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每种有用的作物不仅生长，而且生长得极好。哪里的斯佩耳特小麦能跟坎帕尼亚的斯佩耳特小麦相比呢？什么小麦能跟阿普利亚的小麦相比呢？什么葡萄酒能跟法列尔尼亚的葡萄酒相比呢？什么橄榄油能跟维纳弗里亚的橄榄油相比呢？意大利的果木不是多得象个巨大的果园么？难道荷马称为 ἀμπελόεσσαν 的普利吉亚葡萄比我国的葡萄还多么？难道同一位诗人称为 πολύπνρον 的阿戈斯比意大利更肥沃么？在其它什么地方能象意大利的某些地区那样，一优盖鲁姆 (*iugerum*)<sup>②</sup>的土地能生产十五库列乌斯 (*culleus*)<sup>③</sup>的葡萄酒？M.

① 罗马悲剧作家，生于公元前220年。

② 等于二万八千八百罗马平方尺或大约二万八千平方英尺，即三分之二英亩左右。

③ 一库列乌斯等于二十安波拉 (*amphorae*)，一安波拉等于六加仑七品脱。一优盖鲁姆生产十五库列乌斯的葡萄酒，相当一英亩生产三千加仑（一万八千瓶）的葡萄酒。

加图在他的《古代史》(Origines)中不是这样写着么?“高卢的土地<sup>①</sup>中,皮肯提亚地区以北和阿里米努姆以南的、称为罗马的那一部分是分配给移民居住的。在这一地区,每一优盖鲁姆有时竟能生产十库列乌斯的葡萄酒。”法温提亚附近的地区也可以看到同样是很高的产量;在那里,把葡萄叫 *trecenariae*,因为一优盖鲁姆据说可以生产三百安波拉的葡萄酒。这时他望了我一眼说,无论怎样,你的工匠队长利波·马尔奇乌斯<sup>②</sup>常常肯定说,他在法温提亚的土地种植的葡萄就生产这样多的酒。

意大利居民在农业方面最重视的好象有两点:他们付出的劳力和费用能不能得到相应的报偿?土地的地点是否有益于健康?如果对这两点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而一个人仍然想经营农业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一脑子有毛病,最好是把他交给他的法定监护人看管起来。一个神经正常的人,如果看到收不回成本,或是看到虽然可以收回谷物,但谷物会毁于病害的时候,他是不肯费力气和花钱去经营农业的。

但是在这里,有一些比我更有资格论述这些事情的人;因为这时我看到 C. 利奇尼乌斯·斯托罗和 Cn. 特来米里乌斯·斯克罗法来了。斯托罗的祖先曾提出过限制每个人占有土地数量的法律(一位斯托罗曾创立一项著名的法律,禁止一个罗马公民拥有五百优盖鲁姆以上的土地),而斯托罗本人则通过出色的农业经营,使

---

① 指阿克西斯河(意大利古时北部边界)和鲁比肯河(后来的北部边界)之间的土地。这块土地过去属于高卢人中的西诺尼人,公元前 285 年此地为库里乌斯·丹塔吐斯所征服,公元前 283 年,在这里设置了罗马移民地高卢塞纳。公元前 268 年,在这里设置了阿里米努姆拉丁移民地。公元前 232 年,根据 G. 弗拉米尼乌斯所提出的目的在于减轻罗马城的过多的人口和贫困的弗拉米尼乌斯法,这片土地被分配给罗马移民。在这之前,这片土地一直是公有地。

② 工匠队长最初指罗马军队中工匠队的头目。但在共和末期这一头衔已同工匠没有任何关系,而实际上成了统帅(代行行政长官或代行执政官)所选定的副官。利波·马尔奇乌斯大约是公元前 66 年在瓦罗手下任这一职务的。(俄译本注)

自己无愧于取得斯托罗这个姓氏的权利。你们看，在他的土地上就连一根“吸枝”都找不到，因为他在巡视自己的树木的时候，就把这些从树根那里长出地面的枝条统统给掘掉了——而这种枝条便叫做“斯托罗”。出身于同一氏族的 C. 利奇尼乌斯<sup>①</sup>，在国王们被逐后的第三百六十五年担任保民官的时候，是第一个率领着人民从民会议场到广场——他们的七优盖鲁姆的土地<sup>②</sup>——听取宣布法律的人。

我看到走近的另一个人是你的一位同僚，被任命分配坎帕尼亚的土地的二十名委员之一，Cn. 特来米里乌斯·斯克罗法。他是个各方面都很有教养的人，同时他又被认为是罗马在农业方面的最大权威。我说，难道对他作这样的估价不对吗？由于他经营得好，他的田庄在许多人看起来比别人的宫殿式的建筑还要好看，因为人们到他这里来参观田庄的房舍，看到的不是路库路斯<sup>③</sup>家那样的画廊，而是满藏着果实的仓房。我说，在圣街<sup>④</sup>的最头上的地方，有我们朋友的果园的一幅画，在那里果子是卖金子的。

这时候，我正谈到的这两个人到我们这里来了。斯托罗说，我们到这里来吃晚饭还不算太晚吧？因为我没有看到约我们吃晚饭的 L. 丰迪里乌斯。阿格里乌斯说，不要慌，跑马场中四驾马车的

---

① 盖厄斯·利奇尼乌斯·克拉苏斯是公元前 145 年度的保民官，根据西塞罗（《论友谊》，xxv）的说法，他在广场的讲坛上发表演说时，是第一个面向广场的人民群众，而不是向着古民会会场的人，这就意味着承认罗马人民的主权，而否定贵族的主权。古民会会场是古讲坛东北方的一个地方。演说者要面向广场就得转一个圈，向南。而在它的北面则是古元老院（Curia Hostilia）。古民会会场是古民会开会的地方，在王政时期和共和国早期，这里是统治中心和贵族的集会中心。

② 广场是分配给罗马人民的土地。

③ 著名的富豪，在征讨东方的战役中是庞培之前的统帅，死于公元前 56 年。（俄译本注）

④ 圣街是通向广场的一条街，在它的上首（在那里修建了提图斯拱门）有最好的果品店。

比赛里表示最后一圈的蛋<sup>①</sup>还没有取走呢；我们甚至连那通常用来开始晚餐时的庄严仪式的鸡蛋<sup>②</sup>还没有看到哩。因此，在我们都能够看到晚餐上的鸡蛋以前，而住持又正在往回赶路的时刻，请给我们说一说，务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实用，还是为了消遣，或者是二者都为？因为人们告诉我说，现在你已经和你的老前辈斯托罗一样，成了一位农业专家了。

斯克罗法说，咱们必须先确定，和农业有关的是只有土地的播种呢，还是要牵连带到土地上来的诸如牛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因为我发现，用腓尼基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写作的有关农业问题的作者们，都扯得太远了。

斯托罗回答说，我的意见是，我们不一定在每个细节上都非模仿他们不可，某些作者的作法就比较好，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撰述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而且把所有和主题无干的事情剔除。这样，大多数人认为作为农业的一个部门的一般牲畜饲养，看来就无宁说是牧人的事情，而不是农夫的事情。而在两种情况下，头目的名称便不相同，管农业的人叫做管家 (*vilicus*)，管牲畜的人叫做牧头。管家的任务是耕作土地，他的称呼是从 *villa* (农庄) 一词来的。

丰达尼乌斯说，诚然，饲养牲畜是一回事，耕作土地是另一回事。可是二者之间又有关系，这就好象右手笛虽然和左手笛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却还是同歌有关系，因为毕竟这歌还是同一个，所不同者不过是一个演奏，一个伴奏而已。我说，不错，你还可以说，牧人的生活起主导作用，农夫倒是居第二位的，这是有学识的狄凯

---

① 罗马的跑马场中央地方，一道隆起的矮墙，上设有一个计算圈数的器具，这种器具通常是一个由柱子支撑的有孔木板，孔里放置蛋状木球（一般是七个）。每跑完一圈就取走一个。观众看到剩下的木球，就知道还要跑几圈。

② 罗马人的晚餐的第一道菜通常是鸡蛋。所以拉丁语的成语 *ab ovo usque ad mala* (从鸡蛋到苹果) 就有从始至终的意思。



亚科斯<sup>①</sup>的说法，他在给我们描绘原始的希腊生活时，说在先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人们过着游牧的生活，一点不懂得耕地、播种或是剪枝，而且就时间而论，他们也是在稍后才从事农业的。因此农业对牧畜的生活来说是居第二位的。在这方面它的地位较低，就好象左手笛对右手笛的调子的关系那样。

于是阿格里乌斯说，你和你的笛声不仅使农民失掉了他的牲畜，并且还使奴隶失掉了他的私产——这就是他的主人允许他放牧的牛，而且你又废除了为定居者规定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规定：在栽种小树的土地上不准定居者牧放母山羊的羊羔——甚至天文学都曾把它们移到天上离公牛不太远的一个地方去。

丰达尼乌斯对他说，阿格里乌斯啊，我担心你所引用的话已经离开了本题，因为法律的条文还载明：“某种牲畜”，而这样写的理由是，某些动物，例如你所说的母山羊，是耕作的冤家对头，并且对植物是有害的，因为山羊一咬它们，就把所有新长出来的幼苗和不少葡萄和橄榄都给毁掉了。而由于这样的理由，尽管动机不同，却规定应当在一个神的祭坛上使用山羊之类为牺牲，但在另一个神的祭坛上却不准用这样的牺牲。在每种情况下，都表示相同的嫌恶情绪，一个神想看到山羊死在那里，另一个神却根本不愿意看到它。因此对于葡萄的发现者父神利培尔，要用公山羊作牺牲，因为它们要由于自己的罪孽而受到死刑；但是对于密涅尔瓦，他们却不用任何山羊之类的动物作牺牲，原来橄榄树被它咬伤后据说就不再结实，因为山羊的唾液对植物是有害的。在雅典，我们也听说，由于这种原因，不许山羊进入卫城，一年中只有必须用它们作牺牲的时候是例外。这样规定，他们说是为了使刚刚在那里生长出来的橄榄树不致让母山羊碰上。

---

<sup>①</sup>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弟子。这里所引的可能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希腊的生活》。（俄译本注）